



### 编者按

王阳明在《传习录》中说: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”书山一程,游水一更,人生的内修往往是在知与行的相互磨合中自然完成的。宫开理先生因在书中看到《荆条坝》,而后欣然重游朱元璋的诞生地,从而激发了对民间俗语“癞蛤蟆躲端午”、地名“荆条坝”之所以被呼之为“金桥坝”等方面的理性思考。张祥林先生则在参观“缘缘堂”的过程中,推测李叔同与滁州的联系,思索保护建立名人故居或博物馆的重要性,收获了“藏胸丘壑知无尽”的人性观照。“吾性自足,不假外求”,由此观之,二位先生可谓得之矣!

## 追梦荆条坝

○宫开理

把荆条篮子里塞上土块,往小溪里一扔,顺口说:“荆条篮子快长大,请你阻水筑成坝。表嫂不拿酒和肉,看我怎么收拾她。”

他话音刚落,在小溪上横跨东西的大坝出现了。朱元璋看着大坝,心想:该起个名字呀,叫什么好呢?他第一感觉就是表嫂的荆条篮子,所以脱口而出:“就叫荆条坝吧。”就这么神奇,涓涓的泉水顷刻之间,由一条小溪汇聚成了碧波荡漾的大水库,神!第二天中午,嫂子又来送饭了,朱元璋在树丛里睡着了,嫂子一看眼前波浪滔天的大水库,对朱元璋惊羨不已。想起昨天和朱元璋说的话,却慌了手脚。好在今天是端午节,这菜还过得去,没有酒,他醒来吃饭怎么办?嫂子见小叔还未醒,伸手拿个水壶到坝下灌了一壶水放到篮子里,自己捂着嘴笑着跑到树林里去偷看。朱元璋醒后一嗅,发现嫂子的饭菜比往常香,忙跑步去提饭篮子,一见菜篮旁有几只癞蛤蟆,它们嗅到饭菜香也想来分一杯羹。朱元璋对着癞蛤蟆,很平和地说:“今天是端午节,你们快去吧,嫂子来了会要你们命的!”癞蛤蟆一听,赶忙隐蔽起来。直到现在,端午节基本见不到癞蛤蟆,尤其是正中午时。它们都躲起来不敢见人,特别是女人。因此人间才有“癞蛤蟆躲端午”一说。

朱元璋今天饿过了点,看嫂子送来这么多好菜来,兴奋不已,高兴得自语道:“无酒不成席。嫂子,我把大坝筑起来了,今天真得给我拿酒来了!这女人说话还算数。”说完随手拿过水壶喝起来。由于饥饿的原因,他大口喝酒,大块吃肉,也不管它是酒还是水。

等朱元璋把饭菜都吃完了,嫂子得意地从树林中出来。问道:“今天的饭菜怎么样?”

“不错!”  
“今天的水酒怎么样?”  
“好!有点淡。”  
“还淡呢!水就是酒,酒就是水!哈哈,不管是水还是酒,反正有水浇庄稼了。”嫂子大笑着提着空篮子走了。朱元璋看着嫂子的背影,哭笑不得,事情往往就是如此,不捅破糊里糊涂就过去,只要捅破了问题就来了。想起嫂子糊弄自己,拿水当酒,特别恼火,大骂嫂子欺骗了他,满腔的邪火无处发,所以便想出个绝招,挖黄泥搓起了泥条。嫂子不多时转身又回来,她根据朱元璋平时的习性,推测他可能又会搞出什么恶作剧,果不出所料,嫂子看着这长短不一的黄泥条,不解地问:“你这搓的是啥呀?朱元璋不好说是拱坝子的,只有顺口说:“是金条。”

“啥?是金桥!桥呢?我让你出妖蛾子!”说着一脚将长短黄泥条统统踢进水库里,然后扬长而去。

朱元璋见嫂子如此霸道,特别生气,看着被踢进坝下的黄泥条,口中念道:“长的变黄鳝,短的变泥鳅,拱吧!”他这边话音落,坝底细流涌出。

所以,直到今天,大坝虽然用水泥石块浇筑,可坝底仍然有回流。沧海桑田,“荆条坝”被后人呼之为“金桥坝”了。

古往今来,这个传奇故事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趣谈。

今天,我又重返荆条坝,确实和二十年前的情形大不一样。中国明史专家毛佩奇数往凤阳,经过数次考查确定:燃灯就是朱元璋的诞生地,并组织全国明史专家开研讨会,最后确立了准确的位置,谋划要新建大明皇帝朱元璋诞生博物馆。这儿是朱元璋童年放牛、玩耍、捉迷藏的地方,不仅有神奇的故事,还有美丽的传说。这里有烩牛锅、打碗面,荆条坝等神奇的地形地貌,还有朱元璋“身份证”所

载明的出生地——千年古村落东乡。

我问同行的朋友,朱元璋出生地有什么地表吗?朋友一指北面的小山,只见高高丘岭上,有一座似庙非庙的明清模式的大型建筑群,坐落在云雾之中,晚霞辉映,炊烟袅袅,五色交绕,仙气十足,整个山丘和建筑群都笼罩在云蒸霞蔚的彩雾之中。我这才恍然大悟,赶紧邀约朋友,前往北山看看大明开国皇帝的诞生地。

朋友说,那是三进式的殿宇,前面是山门,大门上写着“朱元璋故里”。中间是碑亭,上面记载着朱元璋童年时期的传奇故事。后面是大殿,里面雕塑着朱元璋的巨像。两旁是数尊跟着朱元璋出身人死的文武官员像。左右两边是偏殿,里面也刻着朱元璋童年的伙伴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由于还在施工,我们不得随意进出。我带着遗憾,望着隐隐披纱且迷雾重重的朱元璋故里,暗自下决心,待明年,专门去游小北山。看看朱元璋的童年传奇。

如今,古坝碧水如虹落,船动清波若鸟旋。亭榭隐隐,园林陶然。古老的金桥坝,已成为东乡特别靓丽的旅游景点,被称为紧随小岗之后、凤阳东方的一盏旅游明灯。配套工程也相继完成,古老的燃灯寺也要重新修建了,燃灯街道全面拓宽,厂房变楼房,学校也是现代化模式,建筑造型很阳光。街道两旁满眼是名贵树木,各种花草散发着扑鼻的清香。燃灯居委会徽式建筑也别具一格,特别敞亮。钱杆子洪武棍打的是大明的启迪,双条鼓小铜锣敲的是洪武历史的辉煌。今天燃灯重新掘起,再敲新花鼓,重建美丽乡。

燃灯的仁人志士用“金桥坝”这个古老的芳名,注册了酒的商标。由此我想起了当年幼小的朱元璋把金桥坝的水当酒喝,酒水二字紧密相连,酒就是水,水就是酒也。诗曰:

人间糊涂忌聪明,说破真情伤人心。  
水当酒时人间乐,酒当水时淡亲情  
淡水养得万物盛,浓酒专门醉刘伶  
金桥坝水琼浆液,淡水作酒世事藏。

我想这位做酒的仁人志士,定是掌握了时代的命脉,他既了解朱元璋的历史趣事,又瞄准了金桥坝中的水质纯净。更知悉金桥坝的水,乃是皇帝当年饮用的玉液琼浆,由此来翻新历史的传奇故事,写出当下的绝妙文章。为做大做强自己的实业,从高校回到家乡,专门制作销售“金条坝”酒,撰写人生的新辉煌。

燃灯的娇子啊!家乡创建美丽乡村,再造天堂的故园,怎能缺少有传统品牌、地方风味的美酒呢?天涯的创业者,更应该走到时代领先的行列,为家乡的掘起而奉献。让人们看着燃灯美丽的自然景观,倾听着朱元璋的童年故事,观望着大明皇帝朱元璋的诞生博物馆,喝着“荆条坝”的美酒,品味着美好的人生,岂不快乐!



朱元璋出生地——金桥坝 张金球/摄



## 「缘缘堂」画录逸闻

○张祥林

小时候喜欢看漫画,也喜欢画漫画。去年五月初,追着老透的春光,在浙江桐乡参加一个家庭教育专题讲座,寻到了这里——现代漫画大师丰子恺的家乡,于是陡生兴致,偷出半天,在蒙蒙细雨中,从濮院镇的香海禅寺打车,沿着京杭大运河西南行四十分钟,到了石门古镇。

丰子恺故居在石门镇运河支流的两条岔河的交汇处,这里正好是运河的大转弯处,杭州过来的运河水,向东北方向拐一个大弯,直奔嘉兴而去,因此石门也叫石门湾。运河边有一块“古吴越疆界”的石碑。据说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雄,以此地为疆界,在此处垒石为门,石门之名由此而来。元至元《嘉禾志》载:“越王垒石为门,以为界限之所。”唐代设石门驿,成为运河上军事要地和交通重镇。此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,蜿蜒的运河川流不息,人间世事却经历了天翻地覆。丰子恺先生1898年出生于石门镇一户殷实人家,父亲是清末举人,后来家道中落,又遭遇抗日战争硝烟弥漫,丰子恺一家十几口人颠沛流亡大西南,抗战胜利后才辗转回乡,可是旧居已是一片废墟。中年丰子恺登上运河的客船,驶向上海。晚年又受尽折磨,于1975年蒙冤去世。沧桑岁月将丰子恺磨炼成了著名的漫画家、散文家、教育家。

多少像丰子恺这样卓有建树的艺术家,他们坎坷的生命、理想和精神的,如同这流淌不息的运河水一样默默地远去了。我进而想到,保护建立名人故居或博物馆何等重要!

江南的春雨,总是飘飘忽忽,时下时停。离开运河岸,折向寺弄路南行,过一座石桥,一座别致的江南人家小庭院坐落眼前,雨中的粉墙黛瓦、长方形院落中的绿茵与花朵,格外雅致和柔美。草坪中央是丰子恺端坐于藤椅的雕像,正面上题额“丰子恺漫画馆”,西侧是“丰子恺故居”。

丰子恺的故居堂号名为“缘缘堂”。据说当时丰子恺在许多字纸团中捻两次阄,结果拿起来的都是“缘”字,遂起名为“缘缘堂”,由老师李叔同执笔题额。早先丰子恺一直把“缘缘堂”的匾额挂在居屋里。1933年丰子恺在石门镇起手建造了一幢优雅的三开间楼堂,因为李叔同写的匾额太小,所以又请马一浮先生重新题写“缘缘堂”匾于其上。日本人的炮火毁了“缘缘堂”,让丰子恺痛心疾首。直到丰子恺去世十年以后,于1985年捐资重建,1998年,又在“缘缘堂”东侧,丰同裕染坊店旧址上,兴建了丰子恺漫画馆,与故居连成一个大院落。

我走进故居院门,门楣上镌刻着叶圣陶书“丰子恺故居”题字,整个建筑由一幢三间二层的小楼、楼前小院及后院组成。

正厅悬挂“缘缘堂”堂额,照马一浮手迹复制。红梅中堂两旁悬挂两副板联,内联是“欲为诸法本,心如工画师”。其他房间里陈设着丰家曾经用过的旧家具,床、台、橱、椅等均为上海日月楼旧居中的丰子恺遗物。书橱中陈列有他的著作和译作,此外还展出一些丰子恺的各个时期的遗作、照片、手稿、信札、印章等遗物。书桌上放有丰子恺生前用过的文房四宝及《辞海》等书籍,墙上挂着图像和赵朴初、李可染、唐云、钱君匋等名人所赠字画。

我年轻时曾读过丰子恺描述“缘缘堂”的文章,“缘缘堂”是他一生赖以安居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。他还将自己的作品一再以“缘缘堂”名义结集出版,如《缘缘堂随笔》系列。

参观完“缘缘堂”,我走进漫画馆,两层楼的展馆中,陈列着不少丰子恺的漫画作品,我仔细地浏览着每一幅原作,沉浸在大师作品的艺术氛围里。丰子恺的漫画有着典雅的古诗词意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。他以行云流水似的国画笔调,简洁的线条,简朴的构图,勾勒出人生百态,意境“远而恬静,使人回味无穷”。读他的画,会感觉到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中,美就在我们身边,它给人以生活的情趣和希望。

在漫画馆二楼展厅,我细细地饶有兴致地欣赏着一幅幅精品,忽然看到一幅题为“犬能捕盗”的漫画,画右录着一篇文章:“滁州一山僧被杀,死,徒往报官。畜犬尾其后,至一酒肆中,盗方群聚纵饮。犬忽奔噬盗足。众以为异,执之至官,立讯,伏法。圣师录。(白文钤印‘慈’)”

这幅与滁州有关联的漫画记述了一个智犬捕盗的小故事,非常有趣。且注明“圣师录”,应为李叔同所述,丰子恺画出来这幅漫画。我忽然想起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则“义犬”,讲述一条黑犬为主人保护遗失的银子而累死的故事。这些故事说明,动物是通人性的,它们也有义有智有勇,也知善恶,能够助人解难。我又进一步推测,智犬的故事既然是李叔同所述,说明他与滁州有着某种联系。

丰子恺是李叔同的门生,李叔同的思想和艺术影响了丰子恺的一生。正是受到老师的鼓励,丰子恺才打定主意专心学画,他用一支画笔描绘人性的纯善和生活的真谛,引导人们弃恶扬善。他一生都处在动荡不安的年代,却与世无争,安详睿智。他个人的修养和处事俭朴淡泊,具有一种率真的境界。“一代儒宗”别号“蠹叟”的马一浮先生为丰子恺撰写过一幅对联,“藏胸丘壑知无尽,过眼烟云且等闲”,这就是丰子恺真实的写照。我离开石门镇的时候,天已放晴,三五成群的游客又向故居走来。



丰子恺故居

